

第六〇七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修身部
保身部

心學部

務本部

豫防部

慎微部
好善部

觀人部

中和部

二九—三四

(卷)

二六

二五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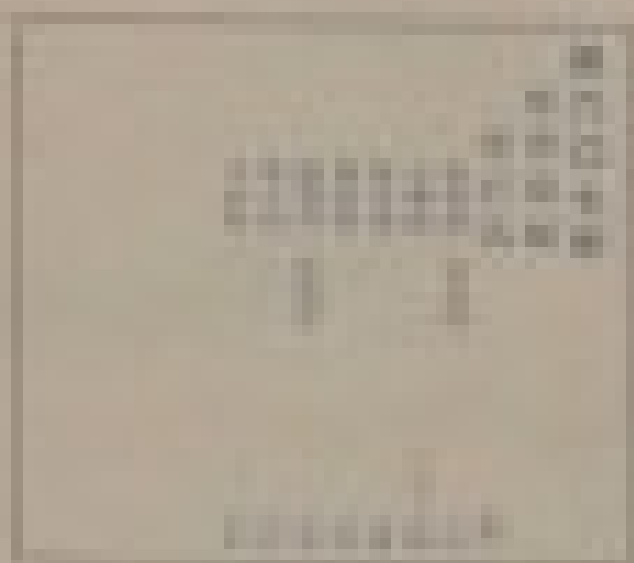
二三

二二

二一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傳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失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禮記

曲禮上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陳人之所以爲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故曰禮之質也 鄭氏曰言道言合於道也大嚴

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

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

邪爲禮之質者蓋惟行修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

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爲質則一也

荀子

修身篇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

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

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

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

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

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

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諛諍者

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

喻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

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

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

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觸

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

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事事無禮則不成
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
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
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
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
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
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
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促易忘曰漏少而理
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
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
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
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
劫之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
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
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瞻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
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
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
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
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
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裔人莫不貴勞苦
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慈誠信拘守而詳
橫行天下雖困四裔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
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
之事則偷懦轉脫饒樂之事則仗兌而不曲辟違而
不愆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
而供冀非濟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

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
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
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
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
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
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
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
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
可以同至也故願步不休跛躄千里累土不輟丘山
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
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躄之與六
驥足哉然而跛躄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
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
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
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倂
偃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
類然後溫溫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
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
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
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
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
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
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敏焉則有
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乎
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

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情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情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韓詩外傳

論治身三則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讓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漸瀝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徵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徵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君子之處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杆天下有道則諸侯

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
劉向說苑

敬慎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揚雄法言

修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課修身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莫而後發發必中矣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

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卻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儕克爾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瞻必朦憂魂曠牖精草曠沈穢塗塗冥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體多端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同之簞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聞閭女上簞瓢粹姑亦山雌也何其麗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犢與元驛之犢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了敢以其犂也如剗羊刺豕罷賓犢犢惡在犂不犂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主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書則引諸門乎曰在裔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

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何如斯可以視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視身矣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惡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己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徐幹中論

修本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聾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吾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吾之必若

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駸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於幽著生於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筭仲終乎飴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含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

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爲也人之與國我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羈煩也不要而邁不微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紆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

者况人事之報應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悵悵君子四方為綱畢圭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朱子全書

總論為學之方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修身部藝文

安身論

晉潘尼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正存正莫深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

故身不安則始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詆訕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驚寒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囁嚅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類於上俗敝於下禍結而恨爭之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何故耶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過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城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

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荷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戴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敦澤霑體登足耕而後食荷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享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伴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虛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平心非不治也雖繫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造致從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抑也壘之如易勝而天下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壅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全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要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於伐之能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蕩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直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各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盡

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收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修身

陸雲

逢天怒而離紛違時各於惟塵端周誠以恪居祗後命而自寅悲譏口之罔極隔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睇乃喬予於遐賓運羽權以涉江浮鄂渚而駕言背夏首以窘逝今沂行川而永歎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繁而重瀾情懷眷以曼結舟淹流而中盤起愁心以自適肅榜人而曾詭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濟南治以佇望野蕭條而振躊躇悲號以命侶鳥狂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展陽而往彼緣湘沉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樊馬山嵩高以藏景雲掩霽而荒野鳥拊翼於荒巖水回波於宇下指明星以脈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聞踐無迹以窮處雖遘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侮仰衆芳之遺情希絕風之延佇亂曰有鳥翻飛集江湖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茲涉江懷故鄉兮生曰何短戚日長兮顧我愁景惟求傷兮

自新銘

元吳澄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汗已積而本白一旦不類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汗漱之則即無面雖垢類之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汗其汗也實是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汗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

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應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類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潔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始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汙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於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自修銘

前人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奚而養奚而治奚而正奚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禮智之道若何而為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口手足四支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探其所以然求其所當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則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蘇君字說

虞槩

趙郡蘇君問謂槩曰吾名天爵字伯修願子為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槩問之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為名也槩嘗惕然思倪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修己以敬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修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棲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修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為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于或曰器物必蔽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若人之所以為人其體固具何俟於修嗚呼為是說者亦將清淨寂滅之歸而姑為是無證之言也卜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為器也修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修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修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衆人也而可以為百世之師者何哉修其身而已爾書曰慎厥身修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修身部紀事

吳志諸葛恪傳注恪別傳曰權嘗問恪卿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吾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

宋史呂公著傳公著于希哲字原明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論况天下乎擢右司諫

東坡志林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且晝之所爲暮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

修身部雜錄

中論修本篇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冰

經世要談防身當若禦敵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

保身部總論

詩經

大雅烝民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注朱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

全朱子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

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雙峰饒氏曰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微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不驕不倍足與足容之謂乎

逸齋詩補傳王命之嚴大臣固當將而行之苟明不足以知邦國之情順之與否則必有拂人情不可行者矣既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於奉行之際必有取舍務在曲當而後已此王命所以必行人情所以惟允也夫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明可謂哲矣明而至於哲上而王命則行而無墮下而人情則允而無怨大臣保身之道孰大於

是異於區區全身遠害者

晏子

問下

叔何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揚雄法言

問明篇

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重黎篇

或問季布忍焉可爲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

荀子

堯問

孫卿迫於亂世齎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細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幽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保身部藝文

管幼安畫贊

宋蘇轍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穎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笑談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圍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陸遺意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沕嘗饋食必躬

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保身部紀事

田居已記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薄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句踐平吳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雷侯世家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晉書王舒傳舒子允之從伯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

已便於臥處大吐血面並汗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

話諛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大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昏以沈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

權輿傳臯字士綏秦州略陽人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蔚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慮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暮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陽啗直視暮而瞑暮爲盡哀自含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

柳氏舊聞蕭嵩爲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爲之動容

賢奕乖崖在陳一日方食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嘗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乖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晉

公聞之亦不害也

元史張養浩傳養浩拜監察御史疏時政萬餘言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

蘇談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二十六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金臺紀聞袁凱字景文太祖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官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官釋之者心之慈太祖以爲持兩端下之獄已而有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卽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

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麪攪沙糖從竹筒出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貪不潔矣所謂自免於禍者也

保身部雜錄

抱朴子博驗篇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杼之禍靈鶴振翅元圃之峰以避羣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休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楓隱小牘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吳趙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酷禍悲哉

譚輅坑儒之禍萌於橫議黃河之投起於清流士之處世可不思明哲保身哉

讀書鏡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期翔容與於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况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一百十九卷目錄

心學部總論一

易經 繫辭上

書經 虞書大禹謨 商書仲虺之誥 盤庚

詩經 鄭風定之方中 大雅大明

禮記 玉藻 樂記

管子 心術上 心術下 內業

荀子 解蔽篇

韓詩外傳 論治氣養心

淮南子 奉族訓

春秋繁露 身之養

法言 問神篇

中說 立命篇

司馬子 敬心論

迂書 同心

二程子全書 心

張子正蒙 大心篇

張子理窟 心

朱子大全集 觀心說 問張敬夫 答張敬夫

子晦 答呂子約 答或人 答楊子直 答車

董叔重 答江長蘅 答何叔京 答程允夫

子重 答程正思 答周叔謹 答張敬夫 答石

學行典第一百十九卷

心學部總論一

易經

繫辭上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大朱子曰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无朕兆之可

名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

藏于密只是未見于用所謂寂然不動也又曰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

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

書經

虞書大禹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

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

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

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

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

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

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全問人心是形氣之私形

氣則是口耳目四肢之屬朱子曰固是又問如

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欲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

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

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

好底根本 問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曰人欲也未

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

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

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

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

罔念作狂 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如喜怒哀懼人心

也然無故而喜焉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

焉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爲人心之所使也須

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是乃道心須是食其

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

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 嘆做

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

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正如清水之在濁

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有時發見些

子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

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商書仲虺之誥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盤庚

汝分飲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禁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於心則知遷

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所動搖也全

新安陳氏曰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

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

爲私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於

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

偏私矣

周書周官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傳蔡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爲作僞則

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畢命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傳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傍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大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又言閑之道

詩經

邠風定之方中

秉心塞淵昧牝三千

注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大壘山謝氏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樸實不尚高虛之習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富國彊兵豈尚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廬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勤于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矣

大雅大明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同

以受方國

注朱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大華谷嚴氏曰小心恭敬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有一毫覲倖之心則邪矣

豐城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興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同即其心之敬者為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同矣

禮記

玉藻

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注陳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焉大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于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愛惑斷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樂記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注陳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為慈良大西山真氏曰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

又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注陳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大朱子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未有所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李氏曰生者生於內者也入者入自外者也

管子

心術上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卜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馬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注有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尊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

殺戮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各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越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達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官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立則神明矣神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鬼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賊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無賊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

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赴無所位赴故徧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問之禮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伐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無爲之道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

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事乎能一乎能毋上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爲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

至不至無非所人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人能正靜者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源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內業

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舍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

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

荀子

解蔽篇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倫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舉舉廣廣孰知其德渟渟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

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誦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

韓詩外傳

論治氣養心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彊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恩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淮南子

泰族訓

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盡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胃中邪氣無所垂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

上之德象主之指四裔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

春秋繁露

身之養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揚雄法言

問神篇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王通中說

立命篇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處而行之爾無苟義焉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磨焉能無咎焉能不違

司馬子

收心論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帥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

迷幻境之中惟言實是甘宴有為之內惟悟虛非所以學道之初須要安坐收心離境心無所有因住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經云至道之中寂無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一然原其心體以道為本但為心神受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遂與道隔若淨除心垢開識神本名曰修道無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則無所昧常則無所變出離生死實由於此是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令心勞既不合理又反成病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真定正基用此為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為驗則邪正可知矣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永斷覺知入於忘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夫原來不別若維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游待自定者徒自誤爾若偏行諸事言心無所染者於言甚善於行極非真學之流特宜滅此今則息住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事或然生疑者且任思量令事得濟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悟已則止必莫有思思則以智害性為子傷本雖驛一時之俊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善惡等事皆即撥去莫將心受受之則心滿心滿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即是非善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經云人能虛心無心非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既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為非淨

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撓實則順中為常權則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非時非事役思強為者自為不著終非真學何耶心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心必動亂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終難得定有如良田荆棘未除雖下種子嘉苗不茂愛欲思慮是心荆棘若不除剪定慧不生此心由來依境未慣獨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制務令不動久久和熟自得安閒無問晝夜行住坐臥及應事之時當須作意安之若未得定即須安養莫有惱觸少得安閒即堪自樂漸漸馴狎惟益清遠且牛馬家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梗不受駕御鷹鷂野鳥也為人羈縻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心亦如是若放逸縱任不收惟益粗疎何能觀妙或曰夫為大道者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為無時而不寂今獨避動而取安離動而求定勞於控制乃有動靜一心滯於住守是成取舍兩病都未覺其外執而謂道之格要何其謬耶答曰總物而稱大運物之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為大矣實為妙矣然吾子之鑒有所未明何者子徒見貝錦之輝煥未曉先由於素絲絳間鶴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蔽日之翰起於毫末神凝至聖積習而成今徒知言聖人之德而不知聖人之所以德也司馬光迂書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

不能徒以爲如制駟馬如幹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二程子全書

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倣一箇主恁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入胷中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聞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一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得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張子正蒙

大心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注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

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見聞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豁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到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此章當分作兩段意看蓋大其心無一毫有我之私則能體天下之物但一物有未體則心便爲有外若與己不相干聖人盡性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即孟子所謂知天仁之至也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未足以爲仁也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

梏其心即孟子所謂知性智之盡也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足以爲智也味朱子註自見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釋象物也由於父子則知吾心之仁由於君臣則識吾心之義孝於父而不發諫忠於君而不格正反喪其心之理矣如好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象物也因其物而知吾心之好也若徇於聲色反喪吾心之好徇之隨之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解集如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象也富貴貧賤進退動止象也而心之理無不貫焉故由象而求之可以識心蓋心之理雖無形而其用未嘗外乎象內外合一體用交資心之理也徇象則是逐於象之迹而不知以理制之則心爲所溺而大理喪矣安得不喪其心哉知主也此下言徇象喪心之意主象而使之當理者心而已矣必虛靈洞徹一物不累然後能爲萬象之主使心逐於象而徇之則是心爲象動而心中存一象矣存象之心則不能臨其象而主之與象同一死象而已安得謂之心平蓋心失其職也故曰喪心

又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釋集成心者私意也補成心忘猶言克己也解集靜也當寂然不動若事未來而先有是非可否之意逆適於中執而不知變故曰私意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